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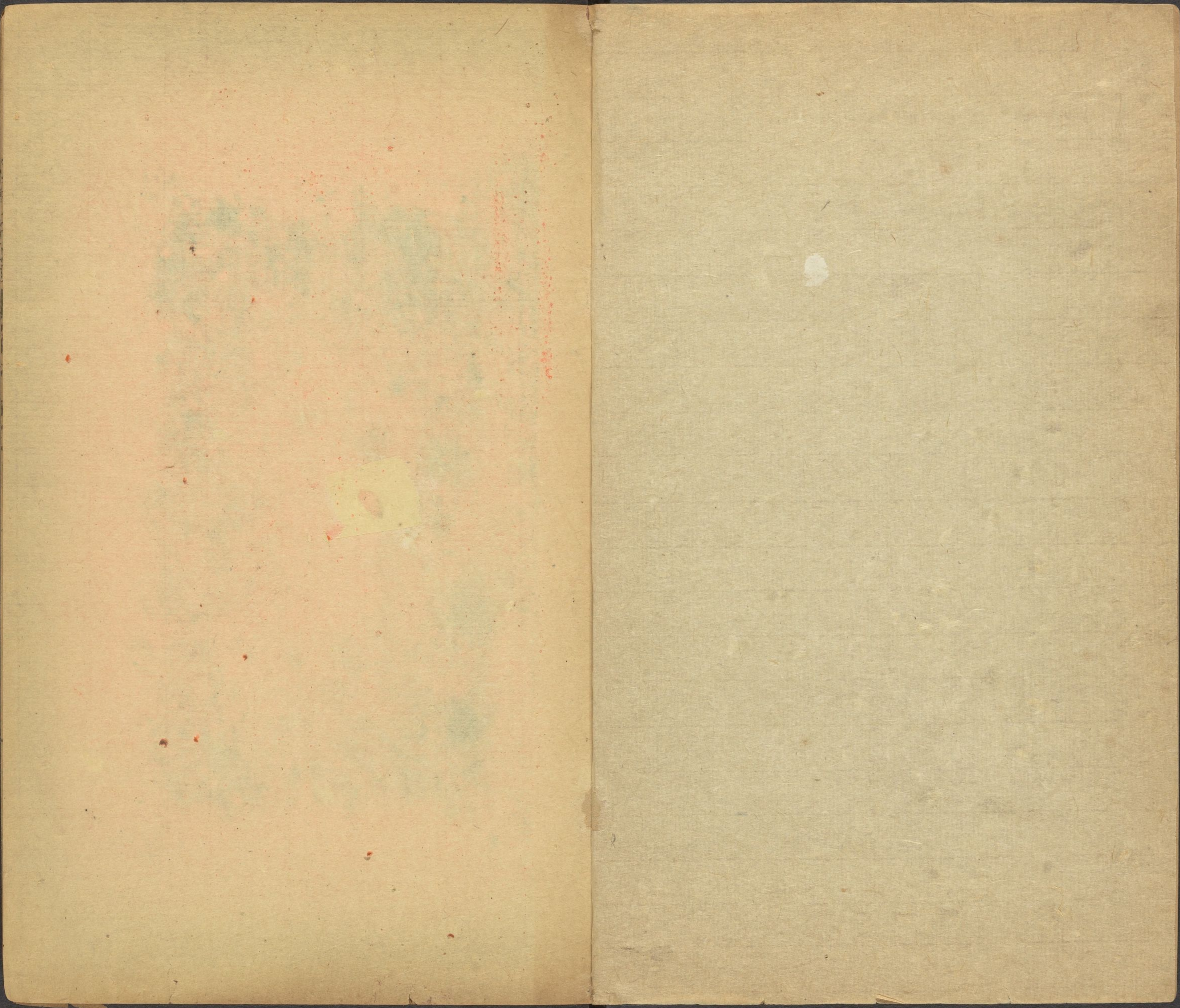
13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0122









說鄂續目錄

身第十

南巡日錄

陸深

農田餘話

真逸

雨航雜錄

馮時可

霏雪錄

孟熙

征藩功次

王守仁

保民訓要

劉宗周



南巡日錄

明 陸深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春正月

聖駕巡幸承天

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秉於 上心之獨斷諸凡

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裕 景 祭

告 郊廟建置畱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

副將軍由是臨 軒掛印內刺前驅雷動風行雅尚

整峻至於車旗輦服之制一新皆出夙辨非臣工之

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爲也諸司印信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  
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爲翰林學士捧卷  
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  
九疊三行曰行在翰林院印直欄爲紐旁鑿小楷字  
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  
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  
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適官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 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  
內閣出山宣武門西行十五 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 中悠然有鄉思未至夏  
吏導入民舍署曰公館從 官所止略具一飯從權宜  
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陰乘 舟行至涿已二鼓矣亦入  
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 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  
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 蒹葭甚整行二十里餘  
遇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 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  
部尚書蒲汀先生李公廷 相吏部尚書松皋許公贊  
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 儒繼至方山畱小酌松  
先生四人飯畢同行巳刻 細雨入定興循例寓次



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臯堯封家不遇出南門行  
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土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麟  
塚云西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  
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陋又吏持牌白詹事府一位予  
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屠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人  
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  
不具予以別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筮  
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扈從不知此縣何據  
此牌予頗以爲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

庶吉士以刑官謫此予禮而慰之因鯉品物曰下  
予曰此有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  
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土人云東去  
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峰甚秀爽  
南出郭松臯自後來予遜之先松臯但曰悶悶強拉  
同行並輿得商確古今數事酬答縷縷予曰我輩此  
行惟有早勸迴鑾爾松臯首肯曰然然又南度肅  
河石橋始有水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臯別候吏  
導行濠上自西而南寓傅文毅公莊門榜曰少冢宰



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  
嘗許爲序其文集未脫稿爲之撫然倦甚就南牖下  
偃息午飯後漸山屠文升前岡胡用天至頃之方山  
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  
候 駕巳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  
殿奏事如儀退偕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  
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  
真定鈞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  
傅莊唐甥鑿來候以中書供事 勅房後至乃出湯

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卧土炕夜半報免  
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  
尚書石菴蔣公坐簷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日十  
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次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  
姪也騎行途中馬爲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憇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巳未以新銜  
再發行牌爲應付多錯也乘月南發懷表弟顧世安  
抱病有詩是曉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  
而去卯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五華楊



公志學同行未至真定入北門寓次晚三春坊見過  
畱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  
晨出行宮候 駕已刻 朝于 行殿從官各有  
蓆次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  
祖畫像與一老僧相對若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壁  
已頽圯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  
好可榻東亭有端拱碑已橫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  
過開元寺寺已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本  
作斗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以唐人

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商  
陽和樓樓下兩複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  
不霑灑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土人曰然遂  
相與飲王鑛家鑛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蓆寓宿  
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三侍郎  
高三峰張方山工部江瑞石曉以闕供先去各取回  
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覩一札三更起  
行衆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  
宦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行南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臬返騎而  
北晚至樂城馮御史汝學彬過寓次坐語別去二十  
三日辛酉月初出卽上車嚴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  
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屈  
指三十八年矣曉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  
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死死過栢林寺  
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二堵作波濤狀  
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  
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遂靈碑石  
甚光潤而黝黑一擁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闐擁又南  
二十里入鋪舍小憩遇右副都御史穎東党公守衡  
以平輿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  
同穎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莽城午抵栢鄉寓次自  
此見西山發脈起伏層層南望白浮橫截一縷如雲  
頃至乃河沙爾復遇松臬知昨宣爲散賞故也夜至  
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  
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覓寓不得  
暫寄清軍御史寓次屠胡至小酌旣而遷寓市樓小



懋騎出東門 行宮候 駕燈下還瞿照磨霍九皋  
來謁少叙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  
河聞車人若沙深而車中乃少安辰抵臨洛寓次午  
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  
菴公佩紳同行道傍見兩人折柳枝而將之云以充  
饑入河南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樂叅政護龐廉使浩  
王副使納言胡都司永錫皆舊識也稍南遇都憲可  
泉胡孝思纘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廷用纘以巡撫至  
巡按馮御史震宋御史大本偕入逆旅茶話而別

至磁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  
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數里遇 趙王  
樓輿拱候道左而過已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湍  
洄流卽洄水是已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  
自南門候 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渠子鍾立叙契  
闊子鍾名銑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宮僚  
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  
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 御札爾介谿  
第囑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宣 召之



事過內閣直廬桂州云有御札笑且賀曰昨御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三更遂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遇高三峰知張方山奪俸六月騎行申抵淇縣寓次出東門候駕會鄒都尉景和始見御筆稱卿事蓋因戶書禮侍似以舊官入銜蒙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蒲汀陽峰於內閣直廬知勅止汝王遠迂寓孫生家宿三更車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蒲汀同至

行宮候駕午後駕至汝王來朝司禮監

監張佐自行宮東門引王入東藩殿上升座文

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御前行五拜三

叩頭禮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藩

殿從官朝參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

知府王旒失朝有旨逮治上退王入內行禮

高三峰亦奪俸半年怒旨參詰撫按官甚嚴以關

乏也既乃命宗伯送王子輩候得亢村祭河之

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已而知行殿災



二十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炕村遂  
駕鄭王朝于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炕村祭  
河濱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濱既有旨以明日寅  
時臨河而祭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行宮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覓得席寓小憇三月  
一日巳巳質明陪祭禮畢隨駕至河塽奉上升  
舟子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麓胡御史守中同濟  
觀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瑩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燬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謂

羣輩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詔獄張方山亦

就逮有司有緇縛示衆者兵書院長浚川王公子衡  
廷相被命於災所檢括二日庚午發榮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伊王來朝申過郭店少息樹陰夜深抵  
新鄭寓次三更出行宮候駕免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斗室中朱署正守宣來謁  
爲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跪號者相續未至鈞州徽  
王來朝從官朝于行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駕失朝可泉面謝河南巡撫之命



禮畢陪祭中嶽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即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鹹塞已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主也慰  
藉久之乃有鐫落散官之命視介谿疾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  
更發曉過袁靜菴同行卯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土壁窗榻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藥闌花塢耳目頗適蔬食後出  
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車行

聞雨聲初六日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 騎行途中  
濃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臬席寓聞 回鑾有期促工大略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屏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遇京山候崔公元同行聞松臬奪棒三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忤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新王也與蒲汀陽峰俱待罪二更發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旣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參處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侍郎東橋顧公華王璘與敘契闊同飯午後始得東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十一日巳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鑑以督水至來訪出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刻始得降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并報名謝 恩是

舉也深資次稍後追趨 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 捧 聖諭嚴詞峻督皆 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慙於

刑戮其間難處事扈從 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 有 旨罷之得閣老未齋顧

公致此信至發封得書 甥標手書知京邸羸安十四 日壬午入 謝禮成湖 廣撫按來訪巳刻 駕謁顯

陵同蒲汀扈從遇松泉 三人隨 駕櫻轎聯接平生

親近未有如此日者 既 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

次二更入陪祭 龍飛 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寓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

雨 謝過內閣直廬議 表賀還過介谿畱酌觀賜衣

酒杯適樂工至奏伎東 橋陽峰同席盡情畱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後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頒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子

輩從間道至 陵夜還 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 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峰先生交東城別業 遂訪孫憲 賜從一元叙舊士

九日丁亥出谷拜撫治 鄖陽石岡王公以旂巡撫

廣石涇汪公杰巡按 史朱君箴因答 榮府王

史正宗書正宗字嫡夫 予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

謫遷遣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 上御龍飛殿受

賀宣 表禮成午從 上幸 顯陵暮還二十一日

巳丑有 旨從官先發 上以二十三日 大駕北

還 日在表端無影北



數

口正休 貞觀二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火燬

賈宜 貞觀二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蘇州人新開車二十日九午 土麻

夏五 貞觀二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貞觀二十三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農田餘話

長谷真逸

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南海

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一尺一寸五分

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影北至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

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

即唐太宗時貞觀二十年骨利幹遣使入貢未朝言

其國日入後煮羊脾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是日余居



古曆五星皆順行至秦始有金火之逆漢初側候五星皆有逆故班氏謂問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五緯如失常矣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蔚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至元間載帥初趙子昂諸公始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乘

頓掃者時之氣習非惟遺山劉靜修諸公系中原文脈而南人文格亦變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崔謙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時至今不改

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其間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宮中尸體置于故宮殿基上建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寘于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烟火



焚經三日方止或云是天曆戊辰秋也未詳其塔至  
張士誠據浙右時其弟士信毀之

翰林王學士達曰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  
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  
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  
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  
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  
知覺梏于氣知覺梏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  
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

哉

丙申張氏據姑蘇楊叅政以苗獠守嘉禾二境之間  
往往以取功富貴易于反掌上則參謀軍事次則招  
集無賴少年爲義士頭目殺掠鄰境名曰檢括金帛  
財貨打劫不貲至於墻屋亦折毀而歸一時無不如  
志厥後多被殺戮或後貧困或貽禍于後人

嘗見小說家言吳陸遜居第園有華麗亭故名華亭  
考之雲間志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  
所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如某亭侯之類遜初封華亭



侯小說妄也

秦有亭長

汴京艮嶽元朝嘗有回回人于內取雄黃爐甘石數萬斤蓋雄黃築于崑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爐甘石雨過之後日灸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于中築二物

古人無畫蒲萄者吳僧溫日觀夜于月下視蒲萄影有悟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為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墨迅于行艸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其奇特也既歿其弟子沈仲華湖州人傳其法亦佳也

見之

春帖子難得佳者如鎮南王府碧梧翠竹神仙宅玉葉金枝帝子家張天師宅麒麟閣下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江浙省治青陽運轉乾坤泰黃道天開日月明  
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頗可憑此外俗說占測水旱豐歉未甚可稽故眷家伯翔陸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若干卷專述田家俗談為農家占候一家之書率多可驗



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一富家  
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  
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厭勝于柱拱發  
而舉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坐  
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  
半非作亾體至今相仍作十字寇萊公當國凡有文  
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  
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中准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  
節氣未審今法起于何時

吳下大水歲饑多是納音屬土之歲如至順庚午至  
元戊寅至正丁亥洪武丙辰理不可曉

海隅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強有孫文載娶邵玄  
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吾出觀花  
圃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麥麥青黃無際乃言曰吾  
家花園如是非爾家奇花異卉之比也斯亦務本之  
言猶昔人賞黑牡丹之意



謝子蘭曰美內事用柔曰外事用剛曰者聖人順陰陽之理初不以灰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真文忠德秀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末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

暇爲之矣不復祭禮而從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可缺乎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



于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乘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  
子孫以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或子道  
無傳仁者見而嗚之即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  
者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  
居喪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  
人皆背禮違法未葬而  
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  
樂其心安乎人  
皆如葬師之自為人  
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  
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  
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  
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  
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  
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  
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  
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  
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  
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  
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  
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  
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  
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  
俾爾葬不用吾言將來他  
師張生日唯命是聽于是  
兄自己以意處歲月日時  
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

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  
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  
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  
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  
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  
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  
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  
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  
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  
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  
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  
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  
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  
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  
俾爾葬不用吾言將來他  
師張生日唯命是聽于是  
兄自己以意處歲月日時  
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



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歿棺成而歛裝辨而行曠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裏除了盆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朱子曰人歿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歿爲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夫學之於人，如天之於地，不可不察也。然則學之於人，亦如天之於地，不可不察也。夫學之於人，如天之於地，不可不察也。然則學之於人，亦如天之於地，不可不察也。夫學之於人，如天之於地，不可不察也。然則學之於人，亦如天之於地，不可不察也。

兩航雜錄

天池馮時可

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令相下不益哉。鸞湖論辨無極，往復若虛。若無者，然乎永嘉陳君舉。荅文公書言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滋涉吝驕。蓋



所屬錄金  
八  
諷之也

屈原之騷莊生之書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李杜之詩韓蘇之序記馳騁縱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

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粗翹拂遂貴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六經無浮字秦漢無浮句唐以下靡靡爾其詞燁然其義索然譬則秋楊之華哉去治象遠矣九奏無

三三江無淺源以謂文豈率爾哉永叔侃然而文  
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道暢次公恬  
而文澄蓄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哉人如其  
文哉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  
間其國勢亦在強弱之際

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敘世隆汗  
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搗成其神化橐籥  
之也遷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為大家遷剪其繁



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春秋之文告言倫脊而漸漬人心志戰國之說辭氣縱橫而聳動人耳目然去聖王之典訓遠矣

楊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此語達矣而非所以輔教

莊縱觀大化爲汪洋浩肆無端崖之言自謂達道而無束於教乃其弊也背道而傷教鄒子之赤縣神州其莊之緒論哉

西京之儒術衰於楊雄爲利祿也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爲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摧矣節行摧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爲之

孔子作春秋削其事辭革文而從忠也左氏燁燁乎華繁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譎近誣衰世之文濫觴於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哉戰國策或以爲虞卿作婚稱盜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岷巘激



肆蕩如於義矣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  
漢斲雕爲樸反漓爲淳而春和諸令穆如溫如以至  
賈董楊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灑次者嘖峻雄奇彬彬  
乎盛矣

枚乘七發馳騁恢奇祖屈原之騷而變其體者乎五  
言古詩有三百篇之遺意而近於哀傷樂淫者乎相  
如當盛漢之隆氣匆魄而詞最溫麗然已爲六朝端  
麗矣

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豔而薄時之變也班固瞻  
有體左史之亞哉此外寥寥矣

徐偉長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器械矜於古  
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何  
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今之學史漢者大都然哉  
幹之中論可稱論篤當繁響嘈雜之際而獨朱絃疏  
越也寧諧衆耳哉然其志則顯矣陳思王稱其懷文  
抱質恬澹寡欲亦可驗於斯

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亾矣學士大夫取  
通解而止不復攻堅扣應所爲帖括椎朴淺近能不



誦於詞賦乎譬之布帛朽蠹寧如刺繡故有唐經術  
之不振治經者之過也

昭明文選唐人枕席沈酣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簿矣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獨注心焉所以其文高於  
一代

退之秋懷詩窓前兩好樹衆葉光蕤蕤秋風一披拂  
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  
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  
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途趨歿惟一軌胡爲浪自苦  
得酒且歡喜詞雅淡而骨道丁髮駸建安矣

初盛唐之詩真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  
屑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春鳥秋蛩  
節變音遷人乘代運孰能知其然哉

杜子美新婚別云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無家別  
云存者無消息歿者爲塵泥又久行見空巷日瘦氣  
亦悽杳眇之極足泣鬼神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  
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



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天下事斷非著迹者所能辨也

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時政亂崇賄輸金載玉不知其幾而獨以酒殽爲言詩人之溫厚若此嗟乎苞苴之昌末世尤甚匪特用以媒進且用以妨賢矣詩人而在不知當何浩嘆

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憫規正之詞切蓋周太史所命孔子刪之而未嘗易其次也

南雅頌爲天子所用樂章其十三國之詩止陳述以觀風不用之廟朝惟列國自爲歌咏而已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起於周禮太師掌之或以風爲孔子所命非也

孔子贊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稱善人曰勝殘去殺語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大學一書於妨賢病國小人深惡痛絕之然止曰逆諸四夷不與同甲國未嘗言殺也聖人之慎殺如此哉

孔子四教六藝古聖王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



上焉者以達次焉者以立此萬世不與易也王文成  
之卽心卽性卽心卽經本爲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  
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糟粕其經  
脫畧於教長游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  
春秋卿大夫交接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志皆取風  
雅頌之辭不必自賦蓋所以重先民明退讓宗道德  
各辭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于何可稱至乃酒食徵  
召刻燭分韻流連光景而古時雅會之風不可復覩  
美江左以來又有酒令藉士耻之酒以令行豈合歡  
之旨詩以韻分豈感物之義

楚聲杳渺秦聲雄高漢因之而爲樂府其曲大備然  
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蔑矣建安風骨道上而深渾不  
足應徐輩之公讌諸作靡麗之開源矣陳思洛神之  
賦淫艷之濫觴矣知風之自微矣哉



風至禮之蓋風矣吹風之自燧矣姑  
且熟余輩之公蓋清非翟璜之開然矣刺思谷輒之  
脈二南之風介國日效矣裝安風骨曹土油戰戰不  
發禮杏爛秦禮非高業因之而為樂和其曲大蕭器  
之音藉以簡心豈風之義

霏雪錄

雒陽孟照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也  
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  
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  
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  
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  
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鴈化為鳩則鳩又化



鷹田鼠化爲鴛則鴛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  
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  
之彌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  
骨卽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  
定業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  
遺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

利菩薩羅漢皆有二種佛舍利椎擊不碎  
雅試碎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  
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  
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  
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  
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

云云又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偶

詞有輕黃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

宮中好黃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彙續管見數幅如人名字

分代類書久未成或言公利餐錢故遲遲不

公聞之遂急結不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

如此

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空響有聲命火燭之

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

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

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撲之非

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全

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

此至先生已易簣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歷西  
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  
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為一代偉人豈偶  
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  
人稱鐵箇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此種菴先生  
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少兒小曰此  
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為正衙元以大明殿為  
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壺玉

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出莽不精不一

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鄉林出李重光金花

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

藝必精到尚復若此矧齒莽者乎

樊公時中為湘江參政觀潮嘗詩樟亭云煙波閃



門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潮  
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  
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那  
中矢盡死之

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米衣引至一官廳  
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手陛孔子謂曰  
君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日  
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召議事二使以  
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

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  
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定曰殿下爲中  
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論中外初國璽在上  
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  
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貴  
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  
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



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謫氣目其八舉也  
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通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弊舟巧以爲活公識  
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漚波亭供酒掃  
否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姓  
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歛形之  
曰我適行間憶全章閣一石  
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驚以爲身後計其  
齋號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  
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  
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松故情  
不可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  
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  
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  
有名于時

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真  
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



壬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或  
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書  
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  
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  
守下丹田屬繼之際下出結塊痛而絕又一人  
田昇中終日涕淚

樓昌高八合家軒屏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

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偃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  
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居  
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  
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  
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  
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

家雄于貲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



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  
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  
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  
吾西游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淪之涸則益  
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  
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鉢  
兩所得之銀卽釜也富家子弟愚騃而貪爲妄人侮  
惑如此大可爲戒

木驚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  
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藥煎煮豬肉食之  
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爲  
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  
註其事于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瘡不可忍  
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  
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  
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  
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  
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木木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  
而釋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  
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密  
宋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曰在宋詩

宋詩純密宋詩滯唐詩溫潤

宋詩如貴介公子舉止

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

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

白蓮詩云素蘂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

蓮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

宋人却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

類非詩特俗所謂偶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  
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  
靈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  
類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  
蹙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張瓘字子困蘇州界牌人少時嘗爲海道萬

里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小癡老人放浪山水

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  
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卽乘興揮掃  
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爲無愧古人厥初師董  
元益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  
益自秘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  
今名畫奇物其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爲人面  
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  
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  
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



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  
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  
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  
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  
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  
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

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

八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

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  
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脉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

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

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以良藥準病輕重注善藥減以

異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餼

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

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眩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



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匳流  
屬發籍地板掘土爲坎昇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  
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  
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  
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  
見莫徭開桑弓可久挽之而散歸而下血亟命其  
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減其半不下問故  
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  
期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如張乘槎按字畫

云不爲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  
槎曰是爲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答四十郎  
僮相視默默旣而曰昔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  
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命謂答  
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  
卽官離船也僮曰果官離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湖江日改拱北  
樓爲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二日內主哀喪之事



期王公毋夫人病卒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  
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  
相續者洎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  
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討已  
而溯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  
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至生聽馬  
聲是也先是槎華家白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浦莊  
之家君初不相識一死節之二年以故數欲以其

殺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

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

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浦陀胡僧亟令召回

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

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祝日久之雜以

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

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因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特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



海澆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  
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子嘗詢于習海事者  
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  
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  
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  
余記此以破好恠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在  
家府間竊從人學泅汲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  
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

即向所踏物也

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  
越州馮裱褚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  
即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  
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  
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  
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



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該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車紇九世對口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其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穢而至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

後棄所業乘馬出人士夫家能談其前世

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哀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佶如蚊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漏出臂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望壁中瑟瑟有聲少間壁裂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



大梅樹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他山梁  
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  
入鏡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  
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  
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悞傷之出血不  
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  
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陂塘時山陰天樂瀛海  
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

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圓有橫紋小  
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蕊露實出大如斗皮亦似  
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  
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燻食  
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  
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



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  
 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  
 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為小窖別而貯之天氣  
 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窺入穴  
 嚙何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  
 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黃鼠喙曳而出之味  
 肥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官守其處人不得

毛面狸謂之風狸比食果而乘風過枝甚

勝地狸宜糟食尤佳

蟬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屋帷三月三日

出名海扇四引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

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翫思自淺猶抱明月

苦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

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與吳越所產不同



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樸被行山逕問 遇惡少意所負必情 擊殺之視襖中特楮衾耳 大憐之乃書楮衾以對 尚執令爾紙被似鈔角問 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 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 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 的想宮不知主名召蠶 者問之曰五色雲綵 蘇煙新昌山名杓子少 柄孟也蓋于姓也密令 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 錄 人亦了事者一日坐

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

其徒作的的之

曰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

察知賊處即來

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

餅矣竟捕之果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人

地經大雪則入

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

地應千尺又和

曠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

明雲者隨坡南遷

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

兒未暮而天紹聖三

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

葬泗州栖禪寺東



名六如有錄

吾先君嘗言友八其解禽

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

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

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言見二雀飛鳴樹上

去友八曰此雀也

園林中故也

辨功次

餘姚王守仁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

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為查照將征勦

寺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

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

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言

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



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與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照得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除原差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姓名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

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

其後今在

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

道設伏運謀攻城破敵為重擒斬賊徒為輕且

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

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

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

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

驗明白從實直紀錄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

本職欽奉

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



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  
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  
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  
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  
行

計開

一 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一 協謀討賊番驗功次官二員

兼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 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 珣

袁州府知府徐 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儒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

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



城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祺 臨江府新淦縣

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

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

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

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

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

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

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

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



縣知縣顧似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

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

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

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

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

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

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

沐 廣信府通判 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

節 廣信府推官 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鐵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整 瑞

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瑛

贛州南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

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



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

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主

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

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

昌縣市汭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

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

縣義官蕭度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馬

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

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中曾而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

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繡 閑住知府劉

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府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



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

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

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

燾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

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

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

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官人賊屬

被脅被 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

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出審放一千一百

九十一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官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三



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 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

二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 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

首飾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炸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

五分八釐五毫

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匹 驢騾一百一十頭

頭 鹿三隻

一 追獲金壓二顆 金四

一 燒燬賊船一隻

一 陣亡兵六十八名



一 毀黃金壘二 城

三 砲三隻

手三十面 馬一百零六匹 總銀一千五百

器一十一百六十八斤

銀一十八百六十八斤

五 八人 鐵正亭

一 總首 鐵器 五 八萬二千八百六十八斤

保民訓要

山陰劉宗周

順天府為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弭盜安民莫善于保甲而一切教化即寄于其中古之君子常熟講而施行之邇者 上順一時城守之計頗恃以無恐然第羸舉其端於法未悉也今特再為勸諭該司坊官以下一一遵守要于可久見經題疏奉

旨着實舉行無或視為文具倘行之不力使國家



不得收良法之效責有所歸三尺具在因揭其事  
宜如左

計開

一保甲之籍

民 土著 流寓

士

農

工

庶人在官

遊 妖道有禁

僧 遊僧有禁

優人 合班梨園有禁

樂戶 土娼有禁

流乞 奸細有查 凡流乞總甲收之各舖房

查其來歷冬月以官糶養之至春遣還  
原籍收管驅以力農其遠方者仍留舖

中聽其賣閒行乞死則埋之義塚殘疾  
者送入養院 在京制有  
旛竿蠟燭等寺留養流乞

軍



屯軍

營軍

二軍除戰守有事外皆聽有司節制

十戶為甲甲有長各戶互相親識以聽命于甲

長 零戶隨寄 戶有戶票

十甲為保有長各甲互相親識以聽命于保

長 零甲隨寄 甲有甲票

十保為鄉鄉有長各保互相親識以聽命于鄉

長 衰蓋隨宜 保有保票

聚鄉為坊坊有官各鄉互相親識以聽命于坊

官 鄉約有特額

五坊為城城有司各坊互相親識以聽命于城

官

五城為畿畿有天子之守臣與院臣各城互

相親識以聽命于守臣院臣

城外為郊郊外為都鄙各有長各長遞相親識

分隸于國中之鄉長聽命于州縣官

一保甲之政

一曰火燭相誡



二日盜賊相禦

三日憂患相恤

四日喜慶相賀

五日德業相勸

六日過惡相規

凡一戶有事九戶趨之一甲有事九甲趨之

保有事九保趨之一鄉有事各鄉趨之小事

聽鄉長處分大者聞于官匿不以聞者罪坐

其長廢之若因而生事取戶甲一錢者卽以

贓論

能舉一甲之政者署爲甲長其不能者保長聞

于鄉而廢之

能舉一保之政者署爲保長其不能者鄉長聞

于坊而廢之

能舉一鄉之政者本府旌以禮甚者奏聞擢

用其不能者坊官遞聞于本府廢之

能舉一坊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于朝陞爲

司官其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舉一城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于朝另加陞擢其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舉一府之政者惟上所擢用其不能者自劾待罪

保甲之教

一曰孝順父母

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

四曰教訓子孫

五日各安生理

六日毋作非為

右

聖諭六條每日各甲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

每旬日各保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每朔

望日各鄉會司府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

凡鄉用木鐸徇于道路口宣六義以火夫司之

或殘疾失養之人代之

凡鄉旌善有錄記過有錄月朔會于衆而宣之



凡鄉終歲無訟者旌其鄉曰仁里鄉長紀錄早  
完官稅者旌其鄉為義里鄉長紀錄

凡鄉立鄉學舉鄉師教其子弟詩書禮樂射御  
書數達于成德

凡民六德俱備者鄉舉里選之三德具者門旌  
以扁以孝為主濟惡不才者至三犯法門辱

以扁改過者除之高年有德者鄉飲賓也忠  
臣孝子義夫節婦表著者特請朝命旌之

一保甲之禮

冠

並依文公家禮

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  
馬貴賤上可以兼下下不

可以僭上品官士庶巾帽不得飾玉結  
等物庶民不許戴四方唐帽等巾士  
子不得服紅紫庶人服色止許布絹細  
絹素羅士庶妻女並下得僭用宮裝及圓  
領珠玉等飾

婚

並依文公家禮

不得論財禁  
指腹割襟

喪

並參文公家禮

禁用浮圖



祭

並叅文公家禮

飲

每春各保長會其甲長出錢少許歸鄉長賽于土穀飲福于社各戶復出錢少許歸甲長會飲于私家不得往還秋亦如之

射

每月朔望士習射于學宮齊民習射于別圃庶人在官者習射于公署皆令能者教不能

而官與長提督之如鄉射禮賞罰行焉郊外

則行以農隙

讀法

每鄉立鄉約所於便處縣

聖諭其上逢朔望約長率保甲各長拱候本府

官至肅拜

聖諭四拜禮畢各行恭謁官府西向坐鄉長正途士出身者東向坐以下皆拱立聽開講講畢鄉長仍報一鄉善惡事跡禮畢而散



凡家庭尚親父老子當戶兄老弟執役

凡公庭尚賢各戶上甲長各甲上保長各保上

鄉長

凡鄉社尚齒甲長序于戶中保長序于甲中鄉

長序于保中

凡講約尚貴士讓其士先于農農先于工于賈

僧道之流引而進之優隸之徒賤而外之

凡道路男子繇左女子繇右徒步者讓負乘成

人者讓瞽疾

凡飲不至醉餽不得過八鼎

會親加

保甲之養

農出

稻

黍

稷

麥

菽

隨土所宜

凡開水

澇開荒者官給牛種北地水田事宜備載徐尚寶路水客談中

樹宅

桑

麻

木綿

棗

楊

蔬果隨土所宜

春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耕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夏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耕每月朔坊廡承  
旨轉相傳諭

秋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穫每月朔坊廡承  
旨轉相傳諭

冬令民畢入在戶有事于蓋藏每月朔坊廡承  
旨轉相傳諭

每甲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一年煤芻一年遇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甲

每保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二年煤芻二年遇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保

每鄉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三年煤芻三年遇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鄉

每坊司以贖緩買米積煤至冬月米給粥廠濟  
貧煤以備不時之需

每州縣各設常平倉積穀待賑

凡秋成先上賦于官鄉長先期知會至期民各  
輸如額後至者報名于官令鄉長決罰果  
窘乏令甲中富民質其戶產輸之其急視其



產所入

凡秋成未上賦先償私債者治富人以罪沒其

費入官代輸官稅者不在私債之內

凡鰥寡孤獨及有殘疾不能自養者鄉長報名

入養濟院

凡四郊各立義塚貧民無依者死而官給槥埋

之

一保甲之備

每戶備兵器一件木棍一條貧者止備木棍每

甲備鐵一面每保備牛三隻麻三頭每

馬四匹弓矢二十副京城內不必備牛各縣亦然驢隨用隨戶

所有不足者補備

每甲選健丁三名每保選藝士二名每鄉選韜

畧士一名

凡地方有警每甲養健丁三名日口糧三分每

保養藝士二名糧倍之每鄉養韜畧士一名

糧又倍之遞相部署受命于司城以居守器

械馬匹惟其所用事已復初各村里仍聽自



相團練

凡郊以外過警士民各以資糧運入城隨寄所  
 親無親屬則寄官府惟身備計日之糧以待  
 變避寇入城則聽其鄉長辨認而入各依所  
 親遠方至者各依寺院無食者報名給食  
 鄉遇夜輪一火夫鳴鑼直更口宣火燭六義  
 以為常

保甲之禁

一不許私自宮刑

一不許停喪娶妻

一不許同姓為婚

一不許私娼賣姦

一不許婦女入廟

如東嶽戒壇混會尤禁

一不許宴集梨園

一不許聚眾說法

一不許教唆詞訟

如拴坐舖房尤禁

一不許挈訛結把

一不許容留面生



一不許寓藏賭盜

一不許盛行齋醮

一不許越境燒香 如鄭州廟會泰山進香南海齋僧尤禁

凡一戶犯禁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一

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

容奸上官舉之

附保甲牌式 凡各戶以鄉長給票用私記各長用官票

某城坊鄉保甲人業係某籍

年 月 日來京自某坊徙至

父某 故某官 母某氏 存

兄某 其業見往某處生理 弟某 幾歲未成丁

妻某氏 子某 某

寄客 某 其親自某某友自某處來

僕從 某 某 某

成丁幾丁

門面幾間 賃某人坊

戶稅幾多

行稅幾多



月糧幾石

器械幾件

年 月 日

甲戶准此

北京繳票  
移居驗票

某城坊鄉保甲長人某業後某

年 月 日自坊徙至

一戶甲長

二戶某人 某業

三戶某人 某業

四戶某人 某業

五戶某人 某業

六戶某人 某業

七戶某人 某業

八戶某人 某業

九戶某人 某業

十戶某人 某業

火燭相誠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保長准此

某城 坊 鄉長某人某業係其籍 必用土著士紳

一保鄉約長

二保某人

三保某人

四保某人

五保某人

六保某人

七保某人

八保某人

九保某人

十保某人

火燭相誡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 鄉長准此

另加專劄

某府為鄉約事照得京師首善之地保甲王化

之基積甲成保積保成鄉厥任彌重實惟吉

人端士乃克勝之咨爾學行老成衆所推允

茲特立爾為一鄉約長約爾一鄉之民使

入相友首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勗君親

之戴尚有異數俟爾殊能須至劄者



